



在
读
让我们“在读”中
悦读，悦心，悦人

《克拉拉与太阳》：无我机器人的挽歌

◆ 江晓原

古代中国人有一种在现代人看来极度自恋的文学游戏：他们会做题为“自代内赠”的诗歌——就是诗人自己用第一人称单数替诗人的太太给诗人自己写诗。那些诗呈现的当然都是诗人太太对诗人的爱慕或关爱。

石黑一雄的新小说《克拉拉与太阳》(Klara and the Sun, 2021)，可以说就是一首温情脉脉的、充满忧伤的人类“自代内赠”——人类作家用第一人称单数替机器人写给人类的小说，只是那机器人的身份并非太太。

克拉拉是一个专门为陪伴少年而设计的机器人，她敏感而细腻，在商店里等候了许多日子之后，终于遇到了一个对自己非常中意的小女孩乔西，乔西央求母亲将她买下，于是克拉拉来到乔西家，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

这是一个当代西方社会典型的中产家庭，乔西和母亲、女管家生活在一起，克拉拉成为这个家庭的第四个成员。已经离异的父亲有时也



会和他们往来。早恋的乔西有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不咸不淡的小男友，女管家要求当这对小鸳鸯同处一间屋子时，克拉拉必须要在场，以确保他们不“胡来”。后来在他们向克拉拉赤裸裸地保证“不会发生性行为”之后，克拉拉也会退至屋外。

这个家庭对克拉拉非常尊重，机器人科幻作品中常见的机器人的权利问题，在这个家庭里根本不存在，或者说被石黑一雄简单回避了。克拉拉的地位很像中国明清小说中有钱人家的伴读书童。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克拉拉逐渐感觉乔西家里有一种非常压抑的气氛。首先是乔西一直在生病，她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也经常是虚弱的，坏的时候则缠绵病榻。更令人压抑的是她的病因，她曾经有过一个姐姐，也是十多岁时病故的，病因和乔西相同——都是

因为接受了一种被称为“提升”的基因技术。

这种“提升”是那个社会中的阶层分界。有钱的人家才有条件让自己的孩子进行“提升”，而好的大学只接受被“提升”过的孩子。乔西的小男友之所以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就是因为他家是贫困的底层社会，无法为他“提升”，这导致他从小在孩子们中间就备受歧视和欺负。尽管他实际上非常聪明，而且和乔西青梅竹马，对乔西一往情深，但他们的爱情终究无法修成正果。

石黑一雄对这种“提升”只是虚写，没有描绘任何细节。但在他的笔下，这种技术是有相当大风险的，乔西的姐姐就是因为接受这种技术而病故的。乔西的母亲挺过了那次痛失爱女的打击，但是现在乔西又因此而得病了，如果她重蹈姐姐的覆辙，母亲是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了。

为此，母亲不惜一切代价，调动一切资源，悄悄实施一个计划——制造一个和乔西一样的机器人，以备万一乔西病故时，这个机器人可以代替乔西，让母亲不至于生无可

恋。这个计划后来改为将克拉拉改造造成乔西，因为这样看起来可以事半功倍。他们起先一直瞒着克拉拉，后来为了得到她的配合，不得不向她告知了。

故事发展到这里，就要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克拉拉愿不愿意配合这个计划？站在克拉拉的立场上来看，这个计划将会令克拉拉丧失自我。所以问题可以立即转换为：机器人有没有自我意识？从编故事的角度来考虑，显然答案“有”更受欢迎。例如著名剧集《西部世界》(Westworld, 2016, 2018, 2020)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机器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但这却不是石黑一雄关心的重点，所以他选择了“没有”。

克拉拉是一个完全“无我”的机器人，真正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了乔西，克拉拉可以做任何事情，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健康。最终，就在乔西即将不治的时候，克拉拉用一种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方法挽救了乔西，治好了她的病。几年后，乔西考上她这个阶层应该上的大学，克拉拉的陪伴使命宣告终结。尽管母亲对克拉拉满心感激，但克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
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

拉拉仍不能免于被废弃的命运。

最终，克拉拉在废弃机器人的堆场上，平静地、无怨无悔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为人类付出了自己的一切，被人类用完后却弃若敝屣。这样一首“自代内赠”作品，读起来让人感觉很忧伤。然而再想一想，人类对于生活中使用的许多器物，不都是这种薄情寡义的态度吗？所以石黑一雄企图用简单方式回避的问题，又隐隐回来了。

2021年4月于二化斋

在读书目：
《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

《学妖与四姨太效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神圣入侵：菲利普·迪克的一生》(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思想力穿透历史烟云

——读陈歆耕历史文化随笔集《何谈风雅》

◆ 蒋璿

不知始于何时，我们的阅读开始变得碎片化了。就我个人而言，囫圇吞枣式的速读，不求甚解、只图了解的“阅读”更多一点。读《何谈风雅》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知识点、信息量，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汪洋恣肆，秉笔直言，一读不能，继之再读。

读《何谈风雅》可以补历史文化的课。

《何谈风雅》涉猎“乌台诗案”“西园雅集”、王安石变法和靖康之难等，作者通读正史、野史和文人笔记，运用社会学、逻辑学知识，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抽丝剥茧，披沙拣金，努力还原历史真实以启迪今人。除了学问，还有文学。作者用文学的手段重塑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有温度，有深度，栩栩如生，款款道来：苏轼、柳永、王安石、黄庭坚、秦观、米芾……作者在《自序》中对随笔文体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即“评论性的叙事”。《何谈风雅》“评述与叙事”相结合，写活了一大批历史人物，历史上的文化名人，足见作者的文学功力。

陈寅恪先生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苏东坡无疑是“赵宋之世”的一座文化高峰，《何谈风雅》有三分之一的篇什与苏东坡有关，或浓墨重彩，或云淡风轻。《刀尖上颤抖的灵魂》写乌台诗案中的苏东坡；《苏轼与章惇：密友何以成仇敌》《西园雅集透视宋代文人精神密码》……书中的东坡先生令人景仰，胸襟抱负，才识文采，还有真诚率性乃至局限褊狭，再现了一代文化伟人的丰姿神韵。

特别想说说《被历史烟尘遮蔽的魏先生》。这篇文章的问世有个契机。几年前，作者帮助家乡搞过一次全国性散文征文，获奖作品汇编为散文集《江风海韵》，书中收入海安籍名家作品，作者专门为先贤魏建功先生撰文。一篇3000多字的《被历史烟尘遮蔽的魏先生》史料翔实，信息丰富，遮蔽著名语言文字大师魏建功先生的“历史烟尘”被拂去许多，乡人咸相传诵，多家报纸杂志转载或摘要。

《何谈风雅》有文化大散文的丰沛气韵，给人以阅读的快乐，没有某些大散文



的虚张声势和故作高深。文如其人，作者从《何谈风雅》的字里行间向我们走来。生活在大上海，一边是繁华热闹，一边是青灯黄卷，笔耕不辍，佳作连篇，该是何等意志定力？作为与作者神交多年的在乡文化人，读《何谈风雅·代后记》尤感亲切。《代后记·文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作者在复旦大学经济管理学院IMBA班人文讲台的演讲，“阅读的深度和宽度，决定了人生的高度”；强制性阅读关乎考试，自主性阅读“满足精神的需求”……《生存智慧与精神皈依》一章差不多即为作者的文学自传，而“读什么与怎么读”一章，作者以自己的成功经验给我们以启迪。作者曾长期主政上海《文学报》，“新批评”专栏所刊文章一扫文坛“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之风，与多位当红名人“商榷”，影响甚远。

从前的戏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才子便是所谓的文人。今天与之对应的被称为“文化人”。文化人比文人多了一个“化”，一个大而化之的“化”字，“文人”的门槛一下低了許多，敲门入场，我们这些人可以进得门来，以“文化人”自诩。我们这些人“先天不足，后天欠补，该读书时没有好好读书，急功近利。我们喜欢把账算到动荡岁月头上，责难被中断了学业，责难文化脉络被割裂，我们也许是在寻找借口，以掩饰自己的庸常懈怠。

《何谈风雅》将“神”还原为“人”，不是“完人”，而是“哲人”，成了你我可以效而仿之的有血有肉的“文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不必眼热宋人，眼热宋代文人怒马轻裘、红袖添香、抚琴焚香，精致生活。《何谈风雅》是一面镜子，可资我等文化人准文化人端正衣冠，审视心灵。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文明在升华，今天的文化人准文化人完全可以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何谈风雅》后记谈到“土豪”和“文豪”的话题，阅读似可以拉近二者的距离。“土豪”是稀缺品，“文豪”则是“奢侈品”。“土豪”不必挖苦“文豪”之酸，“文豪”也不必睥睨“土豪”之俗，彼此和而不同，相向而行，社会岂不“风雅”多多？

《远去的白马》是一部有分量、有思考的军事文学作品。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在采访多位亲历过解放战争的幸存者后，收集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以一匹驰骋沙场的白马为引子，拉开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帷幕。

小说主人公赵秀英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多次组织村民支前，带领全村民工队配合八路军作战。由于混乱中的一个误会，赵秀英和她带领的支前队来到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背井离乡、思念幼儿之苦没有动摇这位共产党员的心，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组织打粮队帮助三十七团度过缺衣少食的艰苦岁月，数次救全团于饥困。在战场上，她冒着枪林弹雨从前线抢救伤员，在敌军的轰炸中用血肉之躯架起战场通讯的生死线。解放战争胜利后，她继续坚守着共产党员的使命，为一方水土、一方百姓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这本书根植于真实的历史故事，借助丰厚的历史史实，以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解放战争为背景，以清醒客观的文学立场审视和书写历史的



《远去的白马》：致敬人民，致敬英雄

◆ 樊金凤

复杂与真实、人性的善良与崇高，对战争场面、战场情节与细节的书写，对众多人物的情感与命运的描绘，均掌控有度，拿捏准确。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时空中纵横捭阖，以诗性的笔调和咏叹的激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无私无畏、信念坚定、生动饱满的共产党人形象，震撼人心，感人肺腑。

评论家李敬泽对《远去的白马》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我们每个人都思考，我们说的“人民”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可以说，这是我们党初心使命所在，也是我们立国的根本。我们读《远去的白马》就知道什么是人民。如果没有经历过战争，小说的主人公赵秀英就是一名农妇，但是在战斗中，在历史的洪流中，她获得了自我意识——“我”加入了历史的主体，成为参与国家历史的一个人。为什么我们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就是有这样一群人，让我们看到人民如何成为“人民”。

李敬泽认为，可以把《远去的白马》看作一个人或者一群

人的伟大的征途和伟大的回乡。在磅礴的历史中，一名农村女性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征程，经历这样的征程之后（不仅是历史的征程，也是人的征程、人的心灵的征程），最后回乡，继续为这个国家、为一方百姓付出，她非常强大，小说也非常有说服力。“这部作品给我们提供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包括这个女人身上那种丰富的人性，这部小说不仅让我们读进去，能让我们感动，而且能够有精神上的洗礼，至少在读的过程中精神是往高走的，这部作品达到了这一点。”

作者朱秀海2004年初开始采访，从山东胶东老区一直到达广东，从老战友的回忆中唤起一位支前女英雄的形象。为了解战斗经历和赵秀英的故事，他采访了13个月，第一次接触到一支完全由人民组成的作战队伍，他感慨这次经历使他“真正开始理解人民革命为什么胜利。”2019年夏天，朱秀海完成初稿，他坦言写作首先是一个内心洗礼的过程，借此告诉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哪儿来，我们党的初心是什么。

新书速递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



这是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邓一光撰写的深圳故事集。12幅“深圳写生图”，12种不同身份，12段奇遇人生，书写异乡人与都市漂泊者的追寻，探索这个城市独特的灵魂与质感，也开掘出当下城市写作的深邃与宽广。作者在光鲜的城市外表与日常生活的张力之下，深入观察，书写出人性的丰饶与伟大。(人民文学出版社)

《西汉侯国地理(修订本)》



这是首部全面研究西汉侯国地理分布的专著，首创《西汉侯国建置沿革综表》，全方位概览西汉侯国的时空信息，并新绘大量西汉政区地图，帮助学术研究者重新认识和修正西汉侯国地理分布格局，集中揭示西汉侯国迁徙现象，复原西汉五帝六大郡国级政区。学者辛德勇教授评价该书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孟龙“后生可畏”，这一论述指的不是天资卓异的少年英雄，而是那些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人。考证是历史地理学的基础，该书提供了有关西汉侯国的时间(置废年代)和空间(地理方位)信息。(上海古籍出版社)